



春节：2020

□ 郁 葱

2020年元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想，当我醒来的时候，就是春节了，春节之后的第一个节气是立春，春天就来了。

这个冬日，人们会觉得阳光最好，暖暖的、默默的、温和柔韧。窗外天无纤云，有玫瑰色、有橙黄色，再过几天，还会有绿色。那么多的诱惑和欲念，那么多的渴求，在这一年都成为了梦想和可能。写到这里就想到了一些本来就充满诗意的词汇：比如良善、热爱、敬畏、给予，这些词汇如同我们熟知的那些旋律，一会儿叙事，一会儿又抒情。

这一年，有很多的快乐、柔情、恣意，有很多的感伤、失望甚至无奈，有这个节日到来之前的阴霾和心霾。

我感慨一年中这本应该最为平和的一天，望着窗外，心灵赤裸，想起一件值得微笑的事情，想起一种食物，想起一场音乐会，想起一群孩子，想起一枚水果或者叶子的形态，喜欢它们的色泽和丰满，喜欢在植物皮肤上的水珠。然而不是。我只能天真地想：有时候灾难伴随着生机，于是就暗自重复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无论如何，让自己的内心接近美好与纯明！

春天会有一种循环中的亮丽与舒朗，但这些日子，更多的是对世态平和、天下无难的期待。这个春天，多少人深夜依然醒着，那么多的偶然，那么多的必然，那么多的不可预知，那么多的灰色与亮色，使得许多本来微不足道生命蓬勃起来。年前的一场大雪让人内满了许多，

所以，要把深深浅浅的爱留给生活，红尘浮若羽，一年再一年。

好起来，什么都好起来！如果你有这一天的从容，你就会有许多从容，如果你有这一天的明媚，你就会有许多明媚，如果你有这一天的坚韧，你就会有许多坚韧。趁着春天，试一试，——好好生活，好好爱，偶尔也离开电脑，用笔写写字，那样会有更多对尘世实实在在的感觉。

节日了，许多朋友说：总是在不知疲倦，总是想着，把一个梦想，再变成另一个梦想。是啊，每个人的命运都应该比现在更好，我对他们说：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纯粹更丰满些，即使再阴郁也会晴天，一年和另外一年，真的不会一样。

春天来了。能够持久的并非什么感性或者理性，而是自然中固有的东西。2020年是真实的，今年的春节也是真实的，——厚重、丰富、冷暖杂陈，我想，这会使人美好。我最近总是想到美好这两个字，这成了我的心愿，——愿意人们把想起这两个字也当成习惯。

春节一过，就是春天了，望一眼窗外的阳光，有欲望，也有愿望，什么是快乐？许许多多花开的时候，就有好的色彩和味道。醒了的毛毛虫变成了蝴蝶，会在早晨，飞呀飞。其实我们与它们没有什么区别，——遇到节日和温暖，

距离就近了一些，更近了一些。2020年的春节，这时应该说一句：阳光普照。这个平实的词汇在以往会被认为是拙劣的诗句，但此时，谁都会理解，这是一个平静、温和的理想。一年又一年，就像雪花一样，找不到两片相同的，也留不下两片不同的，于是，我们就一起，在节日里感觉和回味。

有些日子有足够的喧嚣，有些日子有足够的充盈，在让人期待的缓慢中，在让人甜润或者隐痛的感受里，2020年的春节和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节，灵魂的隆重时刻

□ 杨献平

余生也早，在皱褶如蛇皮的山地之上长大，身在弹丸之地，心却无比浩瀚。我少年时期最大的梦想便是脱离大山的围困，重要的是农民身份的卑微的辖制，及至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梦想成真，起初欣欣然、飘飘然，以为自己真的与乡村切割开了。曾经的乡亲们也不由自主地把我作为城市人看待，我自己亦如是。几年之后，却发现自己浅薄至极。我记得，离家的第一年，在巴丹吉林沙漠的军营，站在风沙的窗前，我佯装想家，惦念父母亲人，内心的另一角落翻滚的却是离开那个穷乡僻壤之后的庆幸，还有一种实际上无从谈起的所谓个人的宏伟理想的触手可及。再几年后，儿子出生，母亲高兴，她就于春节前几天来到了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深夜，在嘉峪关车站接她的时候，在紧靠祁连山，大雪气息直逼内心的台台上，看到她那一头苍白，以及下车时候的笨拙动作，我肆无忌惮地哭了。

凌晨时才到单位，此时，新生的儿子已经睡熟。母亲顾不得一身风寒，到卧室，趴在床上摸着睡梦中的儿子的小脚自顾自地说，这脚长得好看呢！再看儿子的脸和手，摸了一遍又一遍。当时，我看到的是那双被生活多次蹂躏而皱巴巴的手掌和一个浑身散发着奶香气、肌肉粉嫩的新生儿肉身之间的对比，残酷与欣悦，令我觉出了人世的艰苦与荒凉，觉出了穷苦之于一个人的层层叠叠的肉身印痕，也感受到了新生者——血脉的延续之于父母爷奶的深刻触动与荣耀。

大年初一早上，按照乡俗，我们早早起来，我燃放花炮，还请母亲和岳父母一起到楼下去看。我一向觉得，春节是一家人的庆典，是一个家族（家庭）在这个特别时刻的亲情之快乐、吉祥之心情，并由此衍生的美好气氛的共享。按照既定的乡俗，我们照例包了饺子。饺子，曾经和现在，是很常见的一种面食，直到现在，在大多数北方乡村，到任何人家里，要是给客人饺子吃，那就是最隆重的待遇了，尤其在我还小的时候，在我们的那座村庄，春节期间，所谓的好吃的，除了主打的饺子，还有馒头、包子

（素的、肉的和糖的）、麻糖（一种类似油条但更像麻花的油炸食品）、年糕等。

有几个战友听说我母亲来了，请我们去餐馆吃饭。我带着母亲。面对众多的菜肴，母亲无从下嘴不说，她还不吃肉。坐在地身边，给她夹素菜和其他我认为好吃的。心里感觉到一种无上荣耀。那时候的母亲，虽才五十多岁，可因为岁月磨难，已经显得很老了。要是以往，我多少会有那么点嫌弃她的文盲，不知外面的规矩、礼节的木讷、土气。自从有了儿子，我竟然一点也不觉得这样的父母亲有什么不好，甚至以有这样的农民母亲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没有具体依据，也没有什么刻意炫耀的所谓价值，只是我自己的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幻象。

物质的丰富，常常会使人产生一些幻觉，如：此刻即一生，我有，便是天下皆有的潜意识等。那时候，军队或者周边城市的年货也逐渐丰富起来了，几乎什么吃的东西都有，可人们依旧在内心认为，春节，还是一个神圣的、感应力充沛的时刻。春节是祖宗的“设定”、赋予与传承，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人们从来就自觉相信，只有在这一特定的时节当中，人和天地、天地与人，人和周遭的万物之间那些无所不达的明亮通道才会显现并且发挥作用，看不到却切实存在，无法言说却能够明确感觉到，尤其是在北方的乡村世界。

有几个春节期间，我满眼泪水地对父亲说，我很怀念小时候变着法子给他们要钱，然后飞奔出去买各种鞭炮，还有大年初一早上给爷爷奶妈及长辈们磕头拜年、到土地和各个神仙的庙宇上香等情景，觉得这些习俗和行为当中，包含了一种神意的趣味。

儿子十岁那年，我带他回南太行乡村体验这样的年俗，他很开心，估计现在也是记忆深刻，等他也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他一定会对此心怀美好，也会讲给他的孩子吧。我担心的是，再过多年之后，春节这一标志性的民族传承会不会彻底消失了呢？最近几年，我一个人过春节，在成都这样一个城市，一个人，而且是外乡的，我所能团

聚的人都在远处。大年三十，自己贴对联，闷在家里发呆，夜里了，才想起，一个人也要吃点饺子，可自己又不会做，只好去超市买。大年初一，没有任何喜庆的气氛，一切如旧。我第一次觉得了人生的孤单甚至某些悲怆。这个年代，

世界越繁华，个体的孤独却越来越巨大和惨烈。还有两年的春节，我一个人回到老家，此时，父亲已经去世了，在母亲和弟弟那里，居然也觉得了形单影只，我才明白，能够安慰一个成年人的，居然是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即使在母亲身边，也会觉得那种令人沮丧的缺憾。这也说明，人需要的情感和心灵关照，其实来自外部，及内部和外部的不断合作和互助。

大年二十九，我帮着贴对联，买东西，做一些吃的。晚上，请母亲坐在沙发中间，我和弟弟围着她聊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我会和弟弟喝几杯酒，一直喝到泪眼婆娑。然后给母亲、侄女和侄子们发红包，再用手机给自己的儿子发红包。借着酒意，在故乡的年夜里醉倒，早上还不忘摸黑起来，在门口放鞭炮，点柴烧火，母亲煮饺子。吃过之后，再和弟弟一起，在母亲面前跪下，给她磕头拜年。趁着黎明，再到已经为数不多的其他长辈家拜年。

众人喧闹，可是我仍旧满心悲凉。当一个人于少年和中年，家庭和个人等各个时期感受和体验了数十个春节之后，能够促使他对这一年节保持热情的，一个是文化传统，另一个则是血亲的相聚与共度。而春节对人的内心的影响也是巨大和连绵的，这一智性与神性兼具的节日，从古老的时间中来，携带着我祖先的消息，是一种经久不息、历久弥新的镌刻、呈现、思想、告知和凝聚。大致因此，春节是我们每个人心灵和精神之间最为隆重的一种灵魂仪式。

名家过年

□ 张培胜



春节，人们迎禧接福、走亲访友、欢聚一堂，感受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一些名家学者，却以另一种过年方式，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趣事。

比如，鲁迅先生常在写作中过年。在他的心目中，“过年本来没什么深意义，随便哪天都好”。因此，他照旧写作和翻译。1926年除夕之夜，他创作了《厦门通信（三）》；1932年除夕则是给朋友们书写条幅，写的是自己的诗作；1934年的除夕之夜，翻译了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少年别》，并写了译后附记。鲁迅先生还经常利用除夕编辑一年所写的文章。他在1925年除夕之夜，编成了《华盖集》，并写了1200字的《题记》；1933年除夕之夜，编成了《南腔北调集》，写了1000余

字的《题记》，还给收入集中的《祝（涛声）》等文章分别写了“附记”和“补记”；1935年除夕之夜，他继前一天编完了《且介亭杂文》之后，又编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除写作、翻译、编订集子外，鲁迅先生在除夕那天还经常整理日记、结算书账和计划工作。

巴金先生早就适应了忙中过年。《巴金全集》收录了他1978年到1981年完整的日记，其中有他春节期间活动的详细记录。当时，巴金先生已年逾古稀了。他过春节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忙。巴金先生晚年那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是从1978年11月底开始写作的，当年12月1日完成第一篇作品，直到1986年8月20日，完成最后一篇文章，历时八年。在此期间，巴金先生克服年老体衰和疾病的困扰，抓紧时间写作，过春节也要忙于写作。

钱锺书则是在读书中过年。有一年春节，有位权威人士到他家走访拜年。当时，钱锺书先生正在读书，听见有人敲门，随即开门。客人站在门口问候

“春节好”，刚想跨进门，钱锺书先生却只露一条门缝说：“谢谢！我很忙，我很忙。”然后，就关上了门，显然把客人拒在了门外。来客特别尴尬，只能失望地离去。在现实中，钱锺书先生恰恰是这样的人，读书或写作时，他不想打断自己的思路。不管什么人，他都有胆量拒绝。

梁实秋习惯于做学问，即便春节期间，也是如此。他在《过年》一文中写道：“民国前一两年，我的祖父母相继去世，家里由我父亲领导，在家庭生活方式上作维新运动，革除了许多旧习，包括过年的仪式在内。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每年春节，梁实秋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做学问上，即使遇到友人拜访，也是和他们一起探讨文学，很少扯闲话。

通过这些趣事发现，公众敬仰的名家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是他们努力奋斗取得的。就算是春节，他们依旧没有放下心头的爱好，没有放下自己钟爱的事业，执着向前，珍惜一分一秒。他们的奋斗品格和执着精神，的确值得每一个追梦人学习与借鉴。

煨冬

□ 任崇喜

菜心甜。”这是白居易的体会。能与它煨在一起的，莫若豆腐。豆腐白菜，百姓最爱。煨好的白菜豆腐，汤白，汁浓，鲜嫩的绿叶不失其真，清清白白，点缀平常人家的饭桌。霜天雪夜，一家人团坐一桌，灯火可亲，清香宜人，其乐融融，那里面，煨的是一种亲情、一种古朴诗意。

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让人最喜的是，萝卜个性随和，“可淮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汤可饭”，生吃熟食皆可。生食，一口下去，干净利落。熟食，它可谓君子菜，无论是排骨、牛羊肉，还是海蜇、粉丝，均能愉快合作。这冬日里平民的大路菜，形色素雅，让人难以忘却的，就是它的独特味道。“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是郑板桥的养生之道。“晓对山翁坐破窗，地炉拨火两相忘。茅柴酒与人情好，萝卜羹和野菜香。”“山人藜藿惯枯肠，上顿时凭般若汤。折项葫芦初熟美，着毛萝卜久煨香。”古人的恬适生活，也对它赞许有加。

芋头，模样不佳，有野性。大的芋头，形状像下蹲的猫头鹰，周遭密密麻麻的；个头小的芋头，牵牵扯扯，割不断的亲缘裙带。芋头的味道，胜在绵甜软糯。苏轼在《玉糝羹》中说：“香似龙涎仍雪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齏脍，轻比东坡玉糝羹。”明朝屠本峻写过一首《蹲鸱》诗：“大者如盃小



打树花（由河北省摄影家协会提供）